

风尘少女

〔泰国〕高·素朗卡娘 著

李健 译



.45
24

10.10.1

10.10.10

0069454

1336.45
5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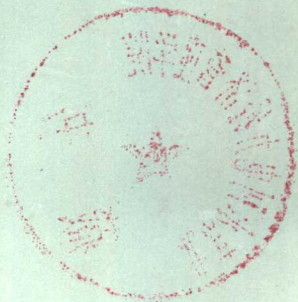
风尘少女

根据曼谷卡森班吉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第五版译出

〔泰国〕高·素朗卡娘 著

李健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风尘少女

〔泰国〕高·素朗卡娘 著

李 健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2 6.625印张 插页4 142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

统一书号：10094·663 定价：1.10元

高·素朗卡娘与《风尘少女》

“有这样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脍炙人口，她的芳名蜚声文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问世的《风尘女子》^①开始，她的著作一直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所推崇……这位妙笔生花的作者就是高·素朗卡娘。”

高·素朗卡娘(原名干哈·布拉纳巴功)1911年2月26日出生于泰国吞武里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皇后学校高中毕业，谙熟英语和法语。毕业后担任过皇家女子学校教师。1930年她开始写短篇小说，同年发表了《玛丽妮》，首次使用笔名“高·素朗卡娘”。处女作的成功使她象所有初入文坛的新手一样感到激动和欢欣，也使她迈开了小说作家生涯的第一步。1937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风尘女子》，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由此一举成名。

高·素朗卡娘是一个勤奋多产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先后撰写了《风尘女子》、《金沙屋》、《僻静的路》、《豪华世家的虚荣心》等数十部长篇小说，以及《玛丽妮》、《绅士》等上百篇短篇小说。她的著作文字通俗易懂，情节引人入胜，其中有许多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此书另一译名为《妓女》。

高·素朗卡娘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她于1956年创办《妇女周刊》，并担任《金城日报》的主编，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文章。由于在文学上的卓越建树，她于1952年和1954年先后被授予御赐勋章和白象勋章，成为第一位荣获国家勋章的女作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泰国文坛一直为贵族出身的作家所垄断，发表的都是以王公贵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泰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青年作家。他们努力打破旧框框，摒弃以王公贵族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的矛盾，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由于当时泰国的新文学尚处于初创时期，思想内容和艺术性均较成熟的作品还不多。在屈指可数的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中，高·素朗卡娘的《风尘女子》堪称为佼佼者。

《风尘女子》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悲剧作品。该书曾先后五次再版，并被改写成剧本，拍成电影。作品描写了一个受人拐骗流落城市的乡村少女坎坷的一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表达了改变现实的愿望，歌颂了劳动人民互相同情、团结互助的高尚品质，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作者用细腻而又充满同情的笔墨描写了乡村少女甜(乐)的悲惨一生。甜美丽天真，朴实勤劳，富于幻想，向往幸福的生活。在宋干节聚会上，她遇见了风流潇洒的曼谷青年卫差，一见钟情。情窦初开、毫无社会经验的甜在卫差的挑逗和花言巧语的蒙骗下，冒然以身相许，并随他离家出走。卫差把甜骗至曼谷后，卖到烟花巷。甜被迫沦落，改名为

“乐”，忍辱偷生，含泪卖笑。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侯爵家的公子威，并对他产生了爱情。然而不久，威不辞而别，一去不复返。甜虽然身陷污泥，心灵却还保持着纯洁和善良。她竭力想跳出火坑，再也不干那屈辱的行当。可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这一切只能是一种幻想。开始，她寄希望于威，认为威能使自己从良。后来，乐在女友沙茫的帮助下逃离烟花巷，以为从此跳出了火坑。可是不久，贫困的生活逼得她走投无路，只得重操旧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能摆脱那屈辱的生活。乐那命途多蹇的悲惨一生，是对吃人的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

作者难能可贵地描写了乐的反抗精神（虽然这种反抗是很有限度的）。乐原来是性格温柔、逆来顺受的孱弱女子，对于妓院老鸨的打骂，高利贷者的威逼，纨绔子弟的欺侮，只能逆来顺受。然而，在艰辛和苦难的磨砺中，她渐渐地成熟了，坚强了。她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怒斥“这真是个是非颠倒的世道。”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越是胆小怕事，就越受人欺负。”她嘲讽了催逼房租的恶霸房主，怒斥威这个伪君子为“不配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称号，是一个缺乏人道的人。”“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你们的道德究竟何在？”当然，乐的反抗精神与沙茫相比是稍逊一筹的。

沙茫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劳动妇女的一个典型。她的丈夫横遭厄运，身陷囹圄，孩子流落他乡，音信杳无。她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虽然与乐非亲非故，却把乐的悲苦视为自己的悲苦。当乐病卧床榻时，她端饭送水，精心照顾。当乐身处困境时，她慷慨解囊，热情相助，她刚直不阿，对黑暗势力疾恶如仇，敢于挺身斗争。她横眉冷对唯利是图的妓院老

鸨，冒着危险帮助乐逃出火坑。她怒斥蛮横无理的逼债人，差一点“把她打得灵魂出窍”。然而，象沙茫这样身单力薄的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黑暗的社会呢？她终于贫病交加，被万恶的社会吞噬了年轻的生命。

作品深刻揭露无情鞭挞了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威的伪君子面貌，真是入木三分。威在涉世未深时，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爱上了纯朴美丽的乐，并信誓旦旦地向她倾诉爱情。然而，当他留洋归来，当上了政府官员之后，完全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虽然他仪表堂堂，举止彬彬有礼，可脑子里装的却是卑鄙的灵魂。他早已把与乐的旧情忘得一干二净，却假冒伪善地用一些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辩解。说当时自己爱上乐是“错误之举”，“是由于放荡无羁的青春年华和无知，以及一种无形的奇异力量的驱使”，“在这件事上我们大家都没有错。”

他大言不惭地宣扬：“爱情不是永恒的，是可以变化的。”“在一百个男人里也难找出十个与别的女人没有瓜葛的清白男子。”试图将自己玩弄女性的丑行正当化。

威还鼓动如簧巧舌，进行说教：“人们的生活道路是不同的，我和你所得到的幸福和遭受到的痛苦自然不同。上天对每个人的命运都做了安排，你不要为此感到懊丧。”一句话，就是要乐忍气吞声、任凭他们来欺侮、蹂躏。

作者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的丑恶，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名声显赫的王孙贵族，“执法如山”的铁面法官，道貌岸然的虔诚僧人，神气活现的政府官员，所有这些“上等人”都毫无顾忌地玩弄和欺侮贫苦妇女，在她们的眼泪和痛苦中寻找自己的快乐。有一个伯爵严

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宿娼，自己却是青楼常客，以至演出了一场父子妓院相遇，大打出手的闹剧。这些上等男人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没于花街柳巷，贵妇人可以公开和情夫坐着小汽车调情兜风，而那些被迫含泪卖笑的受侮辱受损害的贫苦女性，却被鄙视为下贱的女人，“扫帚星”似的不祥之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此，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多次发出了这样的怒斥：“这真是个是非颠倒的世道。”作者还尖锐地指出：“上等人的心往往是肮脏的，而下等人的心灵却往往是纯洁的。”

作品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作者一扫垄断泰国文坛的传统旧习，打破了那种王孙贵族当主角，谈情说爱为主线，劳动人民作陪衬，甚至成为丑化、讥讽的对象的老框框。她在书中着力塑造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描写了他们的生活，歌颂了他们的美德，暴露了所谓上等人的卑劣行径，针砭了社会的时弊，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

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作者素以描写环境和人物见长，这些特点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者满怀激情地描绘了泰国农村水乡的田园景致，饶有风趣地介绍了宋干节聚会等风土人情，展示出一幅幅美不胜收的风光画卷，一帧帧绚丽多彩的民俗图画。然而，作者并没有脱离作品的整体需要去描情绘景。透过美丽的田园风光，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们饥寒交迫的生活。宋干节聚会时，那一张张泛有菜色的脸上短暂浮起的笑容，掩饰不住苦难生活带来的悲伤和凄楚。作者正是将情景描写与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作者在进行人物描写时，善于抓住其主要特点，注意共

性与个性的结合。对于人物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是那样如实、逼真。且不论书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配角也无不各具特色，栩栩如生。虽贪小利但是良心未泯的格林夫妇，自己受人欺侮玩弄却又对女佣耀武扬威的交际花戈劭，唯利是图的妓院老鸨，以及朴实憨厚的农村青年阿奋等，淡淡数笔，却都有血有肉。人们称赞作者笔下的人物是“形象迥异，维妙维肖。”

就整部作品的特点来看，可以用一个“实”字来概括。即：情节真实，语言朴实，内容翔实。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底。

高·素朗卡娘虽然出身没落贵族，却无等级门第之见。她深入到劳动人民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苦难。作者本人也曾有过家徒四壁、无以为炊的窘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经住在一间仅花三十铢钱盖起的小茅屋里继续从事写作。正因为这样，“她不忘民众之苦，不忘生活的艰辛，时时想到救助自己的同胞。”由于作者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作品中所描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真实。甜的半饥半饱却又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宋干节聚会那欢快热闹的场面，乐不甘沦落终日以泪洗面的情景，沙茫和乐相依为命度日维艰的处境等，无不给人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该书出版后，不少人误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有些好事者不相信一个贵族出身的作家能如此真实地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生活，甚至暗地里对作者的身世进行了调查。

作品语言朴实无华，却又运用得十分准确贴切。作者没有去罗掘佶屈聱牙的冷词僻句，也没有堆砌华丽词藻。但对每一个词语都不掉以轻心，字斟句酌，反复锤炼。此外，作

者过去酷爱诗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语言基础；作者又谙熟英语和法语，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不少借鉴。正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作者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学语言。

作品内容翔实，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甜——乐的身世，步步深入，展开故事情节。即没有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情节叙述，也没有不着边际的无用赘句，紧凑严密，一气呵成，因而引人入胜，使人开卷后即不忍释手。

作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从女主人公的命名上也可略见一斑。书中女主角在农村时名字叫“甜”，因为她的容貌和名字一样甜美，但是她的生活却是黄连般的苦涩，甜被迫沦落后改名为“乐”。然而，在她以后的生活中却没有任何欢乐，有的只是眼泪和悲伤。这虽然只是细微之笔，却也足以见到作者的匠心。

作者写作态度严肃，对被侮辱受损害的贫苦妇女寄托了无限同情。本书虽然写了烟花女的悲惨生活，揭露了上层社会的腐朽糜烂，却没有任何色情的描写，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从这部成功之作里我们也看到在泰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思想对于作者的影响。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以善为本的思想，通过作者的笔在书中人物的身上体现出来。书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有一次，乐在街上偶遇卫差——那个把她拐骗出来并毁了她一生的恶棍。当时，卫差已被警察逮捕，无数愤怒的群众包围着他。然而，乐看到这个仇人首先想到的却是：“饶恕他的罪过吧！我一直想尽量忘掉他。我并不憎恨他，只是想远远地躲开他，再也不要见到他。”“现在，无需别人来惩罚他，他自己造下的罪孽已经在报应他了。上

天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已经伸出巨掌捕获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坏蛋。”

此外，乐在第二次见到威时，曾怒斥了这个伪君子。然而，当威假惺惺地向她忏悔时，乐却又原谅了他。这些不能不被看作是作者思想的局限性所产生的令人惋惜的败笔。

文学艺术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作家的头脑，又是受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我们对于作者不能苛求，尽管这部小说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然是一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均较完美的作品。

——译者

第一章

一道探照灯的光柱从远处射来，在光柱后面只能隐约看到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许多小火花象焰火一样飞上漆黑的夜空。光柱越来越近，可以辨认出是一列火车飞驰而来，车轮与铁轨的磨擦声以及车轮连杆发出的巨响由远而近。司机鸣笛发出了信号，并使火车减慢了速度。车头的探照灯光扫过了标有“华欣站”字样的站牌，列车靠近站台渐渐停稳了。灯火通明的各节车厢里发出了熙攘的人声，有些人睡眼惺忪地将头探出窗外。下车的人提着行李前拥后挤，要上车的人都挤在门口准备上车。站台上挂钟的时针指在二十一点上，曼谷——巴丹的快车周围一片喧嚣。

一位身材匀称、行动敏捷的男青年上了车。尽管他穿着一身不大流行的旅行装，但许多旅客的目光还是集中到他的身上，因为刚才当他站在车厢口的第二层台阶上伸手接行李时，一个制服上印有“华欣旅馆”字样的服务员立刻毕恭毕敬地把一个小型旅行包递给了他。而且还有人看到他一张钞票作为小费递给服务员，服务员眉开眼笑地鞠了个九十度的躬。看到这情景，人们都不禁暗自发笑。

当列车缓缓开动时，那青年提着旅行包，打开过道门走进了车厢。天花板上的灯光照在他那微黑的脸上，使得两三个朝门坐着还没有入睡的旅客看得很真切。从他的举止，从他由旅馆服务员专程送来以及他付的小费来看，他是一个相

当富有的青年。他那宽宽的脸庞上带着快意，但那略微拘谨的神情表明他离开繁华的京都至少也有两三年了。

正在加速的列车晃动着。他拎着提包颤颤颠颠，不断地道着歉往前走，直到将近车厢的尽头才找到一个空位。他把提包塞到座位底下，轻松地喘了口气，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擦着额头、两颊、鼻梁和脖颈上的汗，然后将手帕塞进了裤兜。坐在他对面的乘客是个商人模样的胖华人，虽然坐着，但却紧闭着双眼，还不时发出鼾声。青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脸转向右边，胡须又长又乱的两个印度穆斯林正在用他听不懂的话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什么。也许是由于精神作用，他立刻觉得一股牛油味扑鼻而来，于是忙抬起手来揉了揉鼻子，同时把头扭向后面，抱着一线希望去看最后一个乘客。他一眼就看到后座上是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军人，肩章上缀着三颗闪亮的星，头发梳得油光光的，正低头看报。青年人扭回头来，为后座上有一个陆军上尉做旅伴而多少感到宽慰。突然，他感到有些异样，觉得好象在哪儿见过那军官。他凝眉思索了一阵，猛然转过身去。由于转得幅度过大，突然闪过一道影子。那上尉一惊，从报纸上抬起头来。两人的目光一下子相遇了，接着，不约而同地叫道：

“参！”

“达姆隆！”

“唉呀，是你呀！”

“这不是‘老虎’吗？”

在需要熬夜的长途旅行中，人们都盼望能遇到熟人。特别是象他们这样的老熟人相见，该是多么高兴啊！男青年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过去，上尉军官也扔下报纸倏地站起，忘怀地

大叫着，直到两人紧紧地握了手，才好象恢复了理智。当他们回过头来的时候，那两个印度穆斯林正恼怒而又困惑不解地盯着他们。那个胖华人，也东张西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尉参努了努嘴“嘘”了一声，小声说道：

“哎，达姆隆，我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以为这儿是娱乐厅，而不是在火车上。”

达姆隆随着参的目光扭过头去看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微微一笑，躬身坐下说：“你说的是四五年前我们相遇的那个娱乐厅吧！”他仰起头来想了想，“到底是几年前？四年……，对了，四年前。你这是要上哪儿去？”他打量着对方那宽宽的胸脯、粗壮的臂膀、丰满的脸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请了半个月假，打算回去探望父母。”旁人听了可能不知道上尉参的家乡在哪里，可达姆隆知道。他和参是老同学了，因而经常故意模仿着南方腔和他开玩笑。

“你呢？不是说你在宗卡一带做生意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就是在华欣上的车吗？”参问道。

达姆隆点了点头，“嗯，来玩两三天散散心，然后再回去大干。”他说着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式。但紧接着他又转了话题：

“怎么样，曼谷那些个‘小姐’们是依然如故呢，还是都出阁了呢？”

“有些已换上‘夫人’头衔了，不过很少。现在不象你在曼谷的时候了，人们一般不大喜欢用这个称呼。”

参一边笑着一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衔在嘴上，然后躬身去掏裤兜。可他随即又把手抽了出来，因为达姆隆的动

作比他快，早已从外衣口袋里掏出火柴并递了过来。

达姆隆不解地问：“真怪，我只听说过服装要随时代而变化，却不知这种事也会随时代而变化。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结婚吗？春彩、妮拉蒙、娜达小姐还都是姑娘吗？”

“好象只有妮拉蒙一个人换上了‘夫人’的头衔，其他人还没有这么叫的。”参停了一下，点上香烟，然后把熄灭了的火柴棒扔出窗外。“要去换它干吗？反正是半斤八两。夫人，小姐，称呼不同，实质一样。而‘小姐’还更吃香些，或许会有哪位痴情公子上当呢。哈哈……”

“噢，这倒是，我开始没理解你的意思。”达姆隆说。“我都快成隐士了，所以听了这种社会新闻直倒胃口呢。”他说着挤了挤鼻子。

上尉大笑起来。“倒胃口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饿得太久，一种是因为吃得太撑。你到底属于哪种要说清楚。”

达姆隆尴尬地一笑：“大概是因为后一种原因吧。哎，你那时不是追求过一个漂亮的男孩子的姐姐吗？那个男孩子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他长得可真是风流俊俏。你每次托他捎信，都少不了得破费一点。”

过了一会儿，参才淡淡地说：“你说的那个人叫威，现在是我们孩子他舅舅了。”

达姆隆激动地叫起来：“哟，是吗？”他看着参那默认的神情，高兴地说：

“来，咱们握个手吧。恭喜你了，老朋友。几天没见，就当上父亲了。可不，咱们岁数也都不小了。有几个孩子了？”

参伸出了食指和中指。

“喘！真行。”达姆隆说。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达姆隆蓦然站起身来，象是要出去干什么。参一看便知他是要到餐车去订苏打威士忌。大约十分钟的工夫他就回来了。一个侍者端着托盘跟了过来，托盘上放着两杯酒和一瓶苏打水。侍者放下托盘，打开苏打瓶的瓶盖，便回去了。达姆隆往酒杯里掺了些苏打水，然后把一杯递到参的面前，另一杯摆在自己面前。

“解解乏吧，我每次坐车都睡不着。你呢？”

上尉连连点头，表示有同感。他端起杯来啜了一口酒，指了指放在旁边座位上的一叠书说：“我背了十来本书来。”

列车飞快地驶过了一个小站，达姆隆探出头去看了一下又缩了回来，好象才想起刚才没谈完的话题。

“你内弟现在怎样了？长成大小伙子了吧？你当中尉那阵儿，他好象在八班，长相可真不赖。”

“怎样了？还不是和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不过威这孩子可比咱们厉害多了。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比咱们强，比咱们聪明。不用干什么事，也能飞黄腾达。他现在正是姑娘们垂青的对象。正象你所说的，真是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能言善辩，博学多识。嘿，真是无所不能啊。我是甘拜下风了。就连过去社交界的显赫人士拍汕子爵也摄于威的风度而销声匿迹了。”

“哎呀，真厉害。”达姆隆赞叹道，“过去是没有人比得过拍汕子爵的，无论是体育或言谈，他样样精通，就连女人他也内行。”

“威对女人也不外行，可就是有点儿特别。放着好好的女人他不爱，偏要去爱烟花女子。他姐姐有一次对我诉苦说，

威求她帮忙，想把那烟花女带回家来。”

“那你夫人肯帮忙吗？”达姆隆问，并伸长了脖子注意听着。

“谁能帮得了这个忙呀，就是再同情他，也是爱莫能助啊。阿帝特侯爵家是个八代世袭的贵族之家。就说我那老岳母吧，连说话声音大了点都认为不规矩，怎么能认那妓女做媳妇呢？光是听说儿子常出入烟花巷就气昏过去好几次，连请医生都来不及。”

“你岳母也知道威和妓女厮混吗？”达姆隆问。

“开始不知道。我岳母原打算给儿子找个有钱的媳妇，可威就是不喜欢，后来被逼得没办法，就酗酒逛窑子。没多久，家里就闹翻了天。因为有一天，威竟然告诉他妈说，他爱上了一个窑姐，经常和她来往，并打算把她接回家来。唉，也真怪，放着富人家的千金他不爱，竟然迷上了一个窑姐。现在他正被严加看管，不管到哪儿，都有人盯着，怕他再逛窑子。”

“噤，管他干嘛，白费劲。他不去那儿，就来这儿，今天去不了，还有明天、后天呢！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象女孩子那样管着呢？”达姆隆同情地说。

“是啊。”参点了点头。“我和你想的一样，所以去向岳母解劝说，象威这样韶华正盛，关是没有用的，只会越关越糟，倒不如和风细雨慢慢来。再说男子汉也不能这样关着，应该让他自己去尝试，体验生活，这样他才能知道哪是好，哪是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生活的教材，威去逛窑子，其实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尝试。”

“对对对。你岳母同意吗？”达姆隆赞许地说。

“噤！”参丧气地摇摇头。“不可能的，我的老伙计。